

中国山水诗的现代阐释

诗与自然

探索
诗与自然的
奥秘

透视
自然入诗
的生命境界

发掘
诗呈自然
的无言之美

柯素莉 著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诗与自然	(12)
第一节 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14)
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	(14)
二、“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生	(19)
第二节 道法自然	
——中国古代的艺术精神	(31)
一、山水体道	
——山水自然审美观	(31)
二、感物吟志	
——山水自然成为审美的对象与情感的载体	(34)
第三节 智水仁山	
——山水诗：人与自然对话的结晶	(38)
一、山水诗是“天人合一”美学思想的艺术体现	(38)
二、山水诗的理解与重新界定	(39)
第二章 自然入诗	(50)
第一节 物色本然	(51)
一、《诗经》：鸟兽草木比兴之山水， 写实性景物用以突出人的主观世界	(53)
二、《楚辞》：自然之物表达人的审美，	

自然景物只是人的衬托与象征	(59)
三、山水有清音	
——先秦两汉遥远深厚的自然审美之境	(65)
第二节 景色天然	(69)
一、自然是唯一的清明之所	
——魏晋山水诗概观与山水诗的诞生	(69)
二、回归自然，独标高格	
——陶渊明超越时代的田园之作	(87)
三、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	
——谢灵运划时代的山水之作	(100)
四、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自然向内心世界转化之谢朓山水诗	(111)
第三节 境界宛然（一）	
——情景交融的境界	(119)
一、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孟浩然山水诗艺术魅力探寻	(119)
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王维山水诗的深层文化意蕴	(131)
三、人心之山水，天地之才情	
——李白山水诗的艺术魅力	(143)
四、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	
——杜甫独辟蹊径的山水诗	(156)
五、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边塞、怀古诗中自然入诗的纵横向拓展	(168)
第四节 境界宛然（二）	
——富于理趣的境界	(188)
一、微妙超脱，巧夺天工	
——妙理奇趣的苏轼山水诗	(189)

二、机颖清妙，性灵微至	
——杨万里山水诗的主体情感体验及其谐谑……	(202)
三、人物喧阗烟树里，桃花如锦烂春城	
——袁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	
山水文学……	(213)
第三章 诗呈自然……	(227)
第一节 诗通自然	
——中国山水诗中的自然……	(228)
一、形式层感知世界与形象层情感世界的自然……	(230)
二、意味层境界的自然	
——自然美表现的最高层面……	(235)
第二节 诗法自然	
——山水诗艺术呈现的自然……	(242)
一、景从意出，以情写景……	(242)
二、情随景生，借景寓情……	(245)
三、情景交融、虚实相生	
——山水诗表现的自然……	(249)
第三节 诗归自然	
——以自然之舌言情……	(259)
一、艺术美与自然美的交融……	(262)
二、山水画、园林艺术与山水诗的趋同……	(267)
第四节 余论……	(283)
一、中国山水诗的独特魅力……	(283)
二、与自然直接对话	
——跨越自然审美的误区……	(289)

绪 论

中华民族是一个诗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一种诗文化的典型，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大致说来也就是诗的传统。中国人具有的特殊爱好自然的性情，一种天人圆融的生命境界，赋予诗歌持续不断的生命；而充溢于中国人心灵的爱悦山水花鸟的情绪，又在很大程度上是诗的传统所赋予的。我们这个虽古老却充满朝气的文明古国，所以有无穷的潜力；我们这以腾飞之姿迎接 21 世纪到来的东方巨龙，所以有神奇的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了中华文化的巨大而久远的力量。

中国特殊的诗文化，使中国文学创作的样式和形态以及理性思维的方式，都十分强烈地透露着我们民族的特征。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培养了中国注重直观性思维的特点以及具象性描写的能力（这就是今道友信曾从东方文化这一高度所谈论的“东方的神秘主义”）。山水于是成为中国诗人喜欢吟啸的大题目，山水诗经由对自然的感受兴发对人生的感悟，成为疗治人们心灵创伤的一帖清凉剂，成为漫漫人生一片精神的乐园；它使中国人浸润其中，融涵出一种泛神论的、容与的、与自然合一的艺术化人生：“春则清醒而怡悦；夏则小睡而听蝉声啾啾，似觉光阴之飞驰而过若可见者然；秋则睹落叶而兴悲；冬则踏雪寻诗。”（林语堂《诗所表现的中国人的性格与人生观》）这种诗文化培育了中国人的睿智与广达人情的特殊能力。

山水诗的创作加强了中国人对情感思绪的具象描写能力，而对环境景象的渲染尤为卓越，诗歌的创作往往气韵生动，意味隽永。“江山也要诗人捧”，我国名山大川有幸，它以自己的妩媚、豪雄，赢得了诗人的青睐，也给自己插上了高雅的羽翼。当我们

神游唐诗世界的山水天地与无限意境之中时，我们会为祖国优美的河山而陶醉，为其中蕴含的历史韵味、人生感悟而悠然神往。孟浩然“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那清旷的画面，传达出细致微妙的直觉感受，映衬、蕴含着的是诗人旅愁的孤寂况味。王维的“山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不仅见出中国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生情状，而且在清幽空寂的山水境界中蕴含着耐人咀嚼的禅意。而“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那弥天盖地、萧瑟衰飒的秋色中，那滔滔滚滚、奔腾不息的大江里，澎湃着诗人杜甫忧时伤国的宏阔悲壮的情感。“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人山相渗相融中，兀傲峥嵘的大山人化了，成为李白豪迈傲岸的自然人格的化身。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的西湖山水的变幻多姿，让苏轼悟出西子似的自然本色美的魅力：“淡妆浓抹总相宜”，充满哲理而情韵盎然。中国诗歌创作的“目击道存”，使人们在鲜活的自然之景与人生之境中透视出生活的真谛，“中国的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林语堂语），成为中国人抒发仁爱悲悯之性灵以及传达对宇宙人生之了悟的绝妙形式。

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理解，对于自然的认识，不仅有古代哲人的睿智之见至今成为中外学者探寻不已的精神宝藏，而且落实到了中国诗歌尤其是山水诗的创作中了，这是中国人当引以自豪而世界其他民族不可企及之处。我们在许多先哲与大诗人身上看到，他们在大自然之中参悟到生活的真理。孔子是中国最入世的哲学家与政治家，当他在山水之间时，也悟到时光的永恒与命的无常，禁不住感慨：“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人生渺小的感觉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疏忽、而面对自然顿然而悟的一个不变的真理，这在孔子也是炎热的人生中服了一帖清凉剂。人们在接触大自然、拥抱大自然中，又自会生出一份慰藉与满足来消解人生的苦涩，陶渊明“南山”精神的“真意”正在于此，他以美妙的诗

的意境作形象而蕴藉的传达：“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南山自在自由、生动优美的自然景象令诗人顿悟一种人生境界，以“心远”的超然态度，摆脱人境的纷扰、世俗的羁绊，毅然辞官归田，投入自然山水的怀抱，抵达与自然融合为一的南山般“悠然”的人生之境。中国的山水诗形象地表现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并因天人合一说启迪的艺术技巧而产生很高的艺术境界。

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来是合而为一的，然而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思想忘却存在，思维与存在二分，主客二元对立，打破了人与人的世界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只是认识与改造的关系。由此而产生的现代工业文明，在带给人们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种种便利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和生活造成了新的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自我疏离、各种异化等等，破坏了诗意、自然、安宁和各种人间情爱，造成了“理性因科技在近代的急剧发展，日益损害着个体作为动物性的非理性的生存（人总是动物）。它由于忽视、舍弃甚至排斥、牺牲个体的独特性、偶然性、丰富性，而使‘人为物役’，成了各种机器（包括物质机器和社会机器）的奴隶。”^①“理性”需要解毒，异化需要复归，事实上现代科学的高度发展以及西方现代哲学要求回到古希腊早期哲学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就起着这种解毒作用。

现代科学中出现的混沌理论告诉我们，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着眼于更大范围来观察问题，从整个宇宙自然的有机联系去研究解决问题的规律，会发现世间绝大多数情况并非是确定性的、线性的，一般意义上的因果链的，而是随机性的，非线性的

① 李泽厚：《世纪新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16

问题。这种新的混沌理论能更真实地揭示自然奥秘，“几率与引力一样，是事物的形成者。或许甚至更使人意料不到的是，几率并不是那么不确定的。实际上，对于随机事件、亚原子粒子或其他事情的预言，往往要比以我们熟悉的因果链为依据的事件的预言更为准确。”^①混沌理论的一个经典问题是：巴西一只蝴蝶只是把翅膀扇了两下，在纽约就会形成一场暴风雨。这已涉及事物自然之性的整体观与随机性，只有依混沌理论来加以解决。现代科学发现了“无”：宇宙就是从大爆炸中产生的，从“无”而生有。自然科学进一步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并非过去局部性、简单化认识的规律性、可逆性、可重复性，而强调有生有死，不可逆，不可复制，提出了时间箭头的概念，“变化”的观念。其他诸如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当代全息论等等学说和理论，无不显示出：“当代自然科学已经从日益分化趋向了深刻的综合，并且越来越广泛深入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各个领域。”^②李政道因而断言：“将来的历史会写上：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把微观的世界和宏观的世界用科学的方法连接起来。”^③文理的相互渗透，已成为当前的世界大趋势。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是针对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所带来的弊端特别是物统治人的现象而发，他认为：人在没有认识自然（世界）之前，已经与自然融为一体，人之“在世”就是指人和自然世界浑然一体。存在的展露在于：“此在”（人）是“存在显露自己的场所”，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是自然通过人而显示出来的关系。他认为“人生在世”还存在“无”的问题，即涉及万

① K·C·柯尔：《上帝与宇宙掷骰子》，见：《人与自然精品文库·审美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② 王维：《科学基础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③ 李政道：《把微观元素和宏观联系起来》，见：《人与自然精品文库·审美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事万物的根基的最深刻的问题，所谓“超出现实存在物的探讨”^①。投入“无”，是对现实存在物之整体的“克服”与“超越”，从人的日常“沉沦”状态返归到“本真状态”，才能达到最无拘束的自由境地。海德格尔提出通过诗的途径返回本真，这一思想十分深刻，与中国古代山水诗所显示的中国人的智慧同一机杼。张世英先生将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与陶渊明的诗进行比较研究，在有诗意的哲学和有哲理的诗歌之间，在中国古代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之间进行了沟通，认为陶诗中的哲理与海德格尔的哲学相近，指出“‘心远’、‘超越’，都是人对整个世界的一种超然的态度，即‘无’。”^②

当代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与现代哲学观念的新变化，推动了本课题研究新角度的孕育。世界性的“回归自然”的问题，也触发我们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与山水诗。“诗与自然”这个文学史、文学理论的老问题，原来被遮蔽、忽略的一面就呈现、突出出来。

诗与自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为什么选择“诗与自然”这个课题呢？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性的问题，学术界都在探讨、谈论。哲学在动了，但却未落实到具体事物上来；搞具体学科的，如古典文学、传统诗歌研究也开始动了，但没有纳入到完整的新的视野里。两方面恰好应该结合起来，这方面的尝试是有意义的。当我们面对人与自然关系这一世界新课题时的大背景，站在当代世界文化的高度上，从人类发展的深层问题来思考，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诗歌进行重新考察、挖掘、阐释，我们就会有崭新的发现。在浩瀚的人类文化结晶中，我们会发现中国山水诗为世界提供了个体生命与大自

① [德] M·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形而上学导论》，孙周兴编，熊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

② 张世英：《天人之际》，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然和谐相处的最好的启示。到哪里去寻找人与自然和谐的情景呢？那就是中国的山水诗。

当前人们从文化角度谈山水诗的多，比如郑国铨即将山水文化分为以山水为载体的文化和以山水为表现对象的文化，前者如具体的山川——黄山、长江，后者如山水诗、散文游记等。认为“山水文化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中国山水文化的研究，能使人们在游山玩水中更好地领悟古风精髓。（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2月10日第2版）然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问题，本身就存在一个问题，什么文化才是好文化？什么样的山水诗才是好的山水诗？中西方文化影响的山水诗就有差异，我们走了几千年的路对不对，我们创造的文化到底好坏如何？一般衡量文化的标准是一种人类价值中心论，看对人类是否有利。一味强调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让自然成为为人类服务的文化自然。但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发现按人类价值中心论去对待自然搞出了大问题，整个自然、地球被破坏了。人们反思的结果是认识到只考虑人类利益的价值标准失衡了，失去了作用。我们现在提出从人与自然统一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山水诗，就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根本的立场改变了。人与自然是否和谐统一就成了新的评价标准，而中国山水诗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样一来，我们的山水诗研究就涉及到哲学、诗学、美学以及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有比较深刻的意义。

过去注重文化的研究，也是强调整体人类的、主流性的文化，这样只能泛泛而谈，把另一重要部分忽视了。就文化而言，过去常常谈的是上层文化、精英文化。而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来，物质层面的文化是广大人民创造的，受上层建筑的影响是间接的；还有一些精神层面的文化是老百姓在劳动中、在与大自然接触中土生土长的，如民歌民谣等，这是无限广泛的大众文化。一旦把文化作片面狭隘的理解，就会形成一系列对立：文化与自

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等等，这是两分法造成的孤立理解文化的弊端。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从个别到一般中间有个特殊。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文化的确是一种中介，要通过文化进行建构，但这文化是宽泛性的，而且文化要通过个体生命独特的审美心理结构发挥作用。因此好的山水诗是李白、王维等众多诗人个体生命拥抱大自然所产生的，他们吸纳当代文化，又融化为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从而凝晶出优秀的诗作。一些道学家写不出好的山水诗，并非他们文化修养不高，而是文化心理结构不行。

我们所以从诗与自然的关系开始我们的研究，是选择一个新的角度——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对中国山水诗进行新的认识。过去从文化角度进行阐释，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个体独特生命的创造。比如陶渊明与谢灵运这两位彪炳山水诗诗坛的泰斗，年龄相差不过二十，地域位置也差不多，从一般文化阐释的角度不一定能看出他们二人的本质差异。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两位伟大诗人的异同就出来了。置身山水之外，面对山水作一个欣赏者，大谢与山水之间终究是隔膜的。而陶渊明融身心于山水之中，用肉体的生命充分地感受大自然，进入了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陶渊明是中国山水诗人与自然对话的杰出代表。我们总是谈“天人合一”、世界改造，到哪里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去领会“天人合一”的感受？到哪里寻找、理解“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呢？中国人有融注生命体验的中国山水诗！中国诗人真正能领会天人合一的奥妙，中国的山水诗融化了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人与自然和谐的哲理在山水诗中得到了玲珑剔透的表现，人们实现了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后现代哲学的“无”与“超越”的形而上学，也是到诗中去寻找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理解，他只找到荷尔德林等一两个诗人体现他的哲思，从而提出了“诗意的栖居”。而中国则在漫长的古代有那么多优秀的山水诗体现了“天人合一”，展示了中国人的智慧。站在中外古今文化契合点上观

照中国山水诗，“以大观小”地用现代观念重新审视、阐释山水诗，则能“以小见大”，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

中国古代的诗歌尤其是山水诗，表现了人与自然的融合，折射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在物我浑融、空灵深邃的艺术意境中给人以精神的慰藉，为人们寻觅到一处精神的家园，这与现代西方“人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的思想是相通的。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在古代的山水诗中，蕴藏着与现代科学精神与现代哲学观念潜通之处，发掘出这些精神宝藏，对于走向未来的世界文化的建设可以作出特殊的贡献。西方的哲人不也在向东方寻找智慧么？中国人把对大自然的领悟落实到诗歌的创造中了，研究分析中国的诗歌，有利于破除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把自然的对象化，有利于解决当今“回归自然”的世界性问题。无论是环境保护问题，还是人的生活态度、生存方式、身心健康以及人如何与大自然的韵律、节奏、秩序相呼应相同构等问题，中国的文化都有启迪意义。“在富有自由、机会和选择，同时即意味着偶然性不断增大、命运感日益加深、个体存在的孤独和感伤更为沉重的未来路途中”，体现着古代“天人合一”精神的中国山水诗与山水画，让真实甚或短暂的情感有真正的人生寻找和家园归宿，在一种天地境界中，可以安身立命，永恒不朽。用此诗意的感情，追求一种审美情感本体，“以之作为人生的慰安、寄托、归宿或方向”，便是李泽厚所谓世纪“新梦”中的核心部分。当今探求人性、教育、心理本体之梦，从而也是询问和研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之梦，是一个新的课题。在审视这一“世纪新梦”时，李泽厚提出：“在中国，在东方，继承和阐释传统可不可以为这个梦作些某种贡献呢？‘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是不是可以作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在现代

的阐释呢？”^①我们的回答自然是肯定的。“诗与自然”这一课题的研究，就是想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切入我们的文化传统，呈现中国人特有的与大自然的神秘契合，以中国人对自然与自然美的独特认识，展示中国的传统文化为重建人与自然的關系的重要作用。无论时代怎样变迁，物质怎样挤占人们的心灵空间，无论诗意怎样被时代所放逐，人们的心灵深处终究会渴求诗意与真纯的。

“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强调的不是人与自然的对抗和征服，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重视自然成为人的自然，而人成为自然化的人。从庄子“有机械者必有机心”的对发明和异化的最早抗议，到今日成为哲学洪流的“上帝死了”、“人也死了”，便无非是要求冲破、粉碎、废除理性的主宰、统治、控制、管辖和束缚，以使那个血肉之躯的个体生命获得拯救与解放。一方面表现为科技工业的强大的“理性”的急剧扩张和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文艺、哲学的同样急剧发展的“反理性”的流行和泛滥，便似乎构成了今天文化、心理的冲突图景。对于有着“儒道互补”长久经验的中国人来说，这两者倒可以相反相成，对缓解当今的冲突提供借鉴。儒家“有所为而为”的功利思想与道家“无为而才自然美”的审美色彩，价值观不同，但都在一定范围集中探讨人与周围物质存在的关系，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对立统一，中国的文化底蕴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多彩的。道家的“道法自然”强调回归自然，注重自然本性，是士人“穷则独善其身”时对人生价值新的追寻，对今人是有启迪意义的。不过今日的“回归自然”之义，不是回到原始时代和动物世界去，“所谓人的自然化并不是要回到动物性去被动地适应环境；刚好相反，它指引出自身生物族类的局限，主动地与整个自然的功能、

① 李泽厚·美学三书·华夏美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结构、规律相呼应和建构”^①。人能够超出它作为特定生物种族的局限，这不仅表现在制造、使用工具使自然人化，也表现在通过竞技、气功、艺术等等来达到人的自然化。中国的山水诗表现了在漫长的“自然的人化”的过程中，“人的自然化”的心路历程，具有深刻的审美作用。

大自然山水绝佳处，总是自然景物的美点发挥得最完美、最深刻的地方，我们平时为繁忙的工作所遮蔽的自然美感，以及与自然融而为一的生命感动、形上魅力，到了山高水长的风景佳处，就会如同电光石火一样，闪耀到我们的性灵上来。无论登黄山天都峰，还是游武夷山的九曲溪；也无论是秦皇岛边大海的湛蓝，还是厦门鼓浪屿的青葱，都令人感受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精神振奋与生命体验。面对大自然的瑰丽与伟大，人性被发现，名消利淡中，人格净化，山水真是紧张、短暂、困惑人生的一剂清凉散。人们借自然山水这一审美对象来认识人生，来艺术地表现人生的形上感悟，山水寄了丰富的人生情感，这就是山水诗所以富有魅力以及我们所以将山水诗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爱默生的话有力地说明了个中原因：“大自然是灵魂的反面，每一部分都相呼应着。一个是图章，一个是印出来的字。它的美丽是他自己心灵的美丽。它的规律是他自己心灵的规律。……总之，那古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与现代的箴言‘研究大自然’，终于成为同一个语言了。”（《大自然是什么？》）只是其中图章与字的比喻并不确切。

中国大地上峻岭绵亘，平野浩瀚，大江东流，湖泊星布，物产丰富，四季分明，是一片充满灵气的国土。中华绵远而浩阔的智水仁山，孕育了众多的诗人及其传诵千古的诗作。中国的诗歌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精神，是最具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精

^① 李春青：《士人与自然——中国古代山水文学价值观之文化底蕴》，文学评论，1995（3）

华。诞生于魏晋时代的山水诗歌，有着深刻的传统文化底蕴，对整个中国文学以及整个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迥异于西方的和谐自然观的完美呈现，对于发现、拓展自然美作出了独特贡献。“诗与自然”的课题将把研讨的中心放在中国山水诗歌上，因为山水是中国人自然观最重要的表征，是中国人审美意识与古典艺术自由本质的最高表现。本书从“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出发，拟对中国山水诗作深入的研究，从历史与逻辑的两个方面展开，以便于从诗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去考察山水自然审美活动、展现自然美。我们将看到，中国山水诗最能体现中国人的文化，展现一种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美好的景象，这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当代社会，对因丧失精神家园而陷于普遍困惑的当代人，无异于提供一方“清醒剂”。就当今学术界从对世界本原之关注转向对于人类命运之关注的新趋势而言，这一研究也是极具当代性的。

本书注意将研究纳入广阔的学术背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角度思考问题，讨论中国山水诗的特色与深刻意义。我们将广泛涉猎人文、历史、政治、宗教、哲学、美学诸方面，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的综合研究。在诗与思对话的总体框架背景支持下，重点进行个案的比较分析，而于历史展开与理性共识的交汇点上突出主旨。总体来说，本书的理论构架尚能以简驭繁，比较明朗新清，时有新见，也力求在史的论述中于繁中透出简来，但却有点力不从心。余论的提出应是富有前瞻性的，但深刻的思辨性的申论还有待来日。

第一章 诗与自然

自然,或者说以山水为主体的自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有着远非今天一般人所能了解的深刻意义。自然山水几乎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心灵栖息地和精神家园,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中国美学传统以及诗歌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而中国的山水诗浸润着、体现着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呈现着中国人独特的审美创造。因此,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对山水诗展开纵向的历史研究与横向的逻辑研究,有利于揭示中国山水诗的特色与贡献。

中国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中国艺术美的主要创造者文人士大夫,比起世界其他民族、人群更喜爱游乐山水、寄情山水、隐逸山水,因而山水自然世界对于中国文学艺术和美学传统的重要意义,就显得比其他国家更加突出。深受老庄自然哲学影响的中国士人雅好山水、玩物审美,在穷则退隐山林时,于自然山水中徜徉适性。其政治上大济天下的“自我表现意识”,转而以文学创作形式及其所显示的存在价值来加以表现。

我们这个虽古老却充满生机的国度,有无穷的潜力,那是因为大自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聚集了全部的神奇与灵秀,中国传统文化富有巨大而久远的力量。中华山水以其光华灵秀养育了一代代中国的民众,赋予我们民族以灵杰之气。大自然偏爱中华神州,使中国从东海之滨到世界屋脊,从吐鲁番盆地到天涯海角,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奇观;塞外飞沙、江南烟景、奇松怪石、碧潭清溪,蕴藏着探求不尽的神异魅力。中华民族也特别珍视造化的厚赐,早在

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哲们就已经懂得通过自然景观探索宇宙的奥秘,获得人生的启迪。

“诗”作为文化精神产品主要反映的是社会性的人的情感,而“自然”是一个语义极为丰富、极为分歧的名词,它在诗人、哲学家、科学家的眼里各自呈现出独特的形貌、扮演多种不同的角色,甚至当它成为诗人、作家观照感受与描摹表现的对象时,也充分展示出繁复的姿态色彩。“诗与自然”的关系,从哲学的形上的深刻层面上来说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自然”就包含着先哲的自然意识,它便是互相感通的普遍生命的大化流行,具备随遇能化的灵妙之力,并充满价值的启示。那么人在自然之中,自应体会人与自然之间一种圆融和谐、生机勃勃的灵慧之境。“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集中反映了中国人的这种自然观。中国诗歌尤其山水自然诗所表现的人与自然的交融贯通,其基础也就建立在这源远流长的文化命脉上。“自然”在物质层面上,就是“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暮雨,冬月祁寒”的自然物与自然现象,就是“感荡心灵”(《诗品序》)的触媒;“自然”更是包括人在内的整个大自然的“自然而然”之性。与自然万物变化无穷的相互感通、相互对应,人类被激发出情感抒发的冲动,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山水诗歌。

“诗与自然”的课题要探讨自然物与自然现象是怎样地进入诗中的,自然之美是如何通过山水诗得以表现的。情与景交融、意与象契合,形成自然审美的最高的艺术境界,臻于山水诗发展的极致。而所有这些都造端于哲学上的天人相通,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文学艺术中主客和谐、物我统一的反映。

“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天人相通”是几千年来中国古代艺术家所遵循的艺术创作原则,中国艺术的造谐与此广泛而长久流行的思想观念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情景交融”,就是天人感应,就是物我浑融为一的体现,它成为艺术最高境界的特征。陶渊明(372~427)、王维(701~761),甚至评价不一的谢灵运(385~433)